

西
邇
全
集



08351

西澗全集卷第四

門人

新津童 眉州劉鴻典 編輯

校刊

記 跋 書後 呈文 啟 書 銘

徐氏宗祠記

道光年閱余卜地仁壽之陰溪以是識徐君屏峯屏峯家石屏山距縣城八十里先世固湖北大冶縣安昌鄉果城里人其曾祖始攜其祖入川祖諱致榮字華封以質遷起家遂入仁壽籍子三人孫十人今曾孫輩已三十三人屏峯其長孫

西澗全集 卷四 記

也華封君在時欲建宗祠不果道光丙午歲屏峯乃繼其志成之祠在石屏山左麓規模宏敞堂室若干楹俱極堅緻既畢工屏峯丐余文誌之而余哀慵日甚遲之又久不無諾責今年五月遣其喆嗣德乾茂才來成都索取甚急嗟乎干戈不作使薄海之內士食舊德農服先疇人人皆得優游以盡其天年此天下人之公願也人各有一身即各有一家使一家之內無一不康強逢吉皆得以遂其團圞之樂此天下人之私願也私願遂矣而公願不可必則又天時人事之交迫至於數窮勢極而天下人之所無可如何者也天下之亂至

今日而極矣徐氏由楚入川子孫蕃衍是其積累之厚可知其將來之發祥未艾更可知然私願遂而公願不可必設一旦滄海桑田其尙有此祠耶幸也其竟無此祠耶亦未始非意中事也厚峯之急索余文豈不謂祠即可毀文不可毀文苟不毀則祠雖毀不毀其曾有此祠與夫此祠之所由建俱可使後之子孫知之而述之也此其所以汲汲也夫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莫要於建宗祠其義大而精而余都不論姑卽厚峯見在之意而質言之厚峯刊一碑豎祠內并以此文載之宗譜寶而藏焉可也

西滬全集 卷四 記

...宗祠其義大而精而余都不論姑卽厚峯見在之意而質言之厚峯刊一碑豎祠內并以此文載之宗譜寶而藏焉可也

龍藏寺藏經閣記

龍藏寺初無所爲藏經閣也有之自雪堂澈師始此地
在乾隆年間慧師已樓之矣何謂始於澈曰樓之朽也
已久至澈乃閣之而且初無藏經之名名亦始於澈也
名與實相因閣固閣矣經則無有經既無有藏將安藏
曰大小三千世界自有而無者均謂之化自無而有者
均謂之造昔無此閣今一旦有之則今雖無經安知非
後之所有耶是閣實而經虛虛者究未嘗不實也且
經從佛出今此閣既座佛又益之以普門大士寶像莊
嚴遍虛空中皆妙喜吉祥之所照徹將見無西滬全集

卷四記

三

在非天花卽無在非貝葉也而顧文字以求之耶閣高四丈
一尺而羸所費約五千餘金金皆雲塢和尚之所遺則謂此
閣始於澈而實始雲塢也亦無不可其工肇於道光三十年
落成於咸豐三年書扁者前任新繁縣程明府祖潤記之者
則前作此寺碑記之墊江李惺也

草堂游記

道光十八年正月朔有十日蓋立春日也先立春三日蘇鼇石多時帆周藹餘王春綬張曉瞻尹實夫諸公有昭覺之游至是游於草堂則何一山學使及余與焉席閒分韻各繫以詩諸公樂甚余亦樂甚或謂風日清美水木澄鮮加以賓主唱酬故有可樂余謂樂固無乎不在要惟治世而後得以遂其樂非是則雖有可游之境可游之候可與同游之人或未必能游游亦未必樂卽以此堂言之唐上元元年荆自杜公公之居此曾不六稔其入蜀也以安史之亂其去蜀也以楊

西滙全集

卷四

記

四

子琳之亂其轉徙梓閬閬也以徐知道之亂世不幸而厄於兵公不幸而生於亂世求如我輩之遭際太平從容觴詠萬不可得然則公之居此樂耶否耶且夫亂世厄於兵治世亦不諱言兵也要必力祛其亂去年夏涼山夷人竊擾馬邊等處時帆廉使躬督我師自雷波至於越嶲延袤七百餘里穿脇洞腹而出其闕巉巖斗絕往往腰纏而上林深箐密石棱如利刃行帳或不得水則取積雪蒸之廉使歸而鬚之黑者畢白當是時鼇石方伯運籌於內徒卒之徵調芻粟之委輸符檄之往來日不暇給藹餘春綬曉瞻實夫四觀察亦且同

心旅力交相折衝八月出師至十一月而師旋時一山學使到稍遲余則局外人也然身爲蜀民又未嘗不私憂竊計日拭目以望捷音之來夫人當無事之時不知無事之樂其以無事爲樂者必其未始無事者也譬此身初無疾病偶爾違和便覺不適一旦霍然則又大適以今日計之距蔽事時才數十日耳前後相較勞逸頓殊則今日亦霍然之一候也可游則游夫亦焉往而不樂哉雖然無事誠可樂也又正不徒以無事爲樂病者既知病之爲患又知受病之由勢必不樂其身之再病兢兢焉杜漸防微而之所以調攝而保護之者更無不至至并不覺其可樂而其樂乃相引於無窮然則今日之游固今日之樂以今日之得遂其樂尤欲後此之長有其樂而諸公之所以樂者更有在已而余之所以爲樂者亦可知矣諸公分韻之作名章秀句交映互發余以謏陋僅集杜公詩成五律三首願盛會不常既覺未罄所懷重以方伯之命又不能以不文謝也作草堂游記

王氏玉蘭堂跋

蜀自明季兵燹後故家百無一二今之聚族而居者率多外籍

本朝康熙年閉湖廣武岡州王氏兄弟五人挈家來資居於州東之仰天窩今且九世矣裔孫哲字靜安見世變日甚恐將來不免於蕩析離居屢屢以舊德爲念因屬余書此蓋此堂名卽其祖入蜀時所署也同治癸亥九月墊江潔禔老人李惺書並識

西澗全集

卷四

跋

六

其族人優領得... 本朝康熙年閉湖廣武岡州王氏兄弟五人挈家來資居於

辭

蜀自明季兵燹後故家百無一二今之聚族而居者率多外籍

王氏玉蘭堂跋

書聞中縣志凡例後

舊史氏曰甚哉志之難也蜀經明季之亂文獻蕩然前明凡三修通志其書亦鮮有存者

國朝通志修於康熙十年重修於雍正十一年至嘉慶十九年新修則較舊志加詳徵引既博考據亦精宜乎無遺憾矣而正有所不能此其故何也蓋新修之時檄取各縣志稿而各縣之素未有志者倉卒應命或不免於鹵莽滅裂通志卷帙紛繁又或不暇審擇卽欲審擇要亦無從審擇故其中往往疵類層出雖有訂譌一門固有訂不勝訂者焉保寧之有

西瀛全集

卷四

書後

七

府志則在道光元年其體製一如新通志之式自有新通志而郡縣之修志者率以新通志爲藍本自保甯有府志而屬縣之修志者又兼以府志爲藍本夫藍本何可少也然不能不資藍本正不得專恃藍本以閫中之見於府志者言之山川門中以東巖爲大像山誤矣以大像山爲青巖山抑又誤矣至云漱玉巖在南巖側宋母邱氏故居其誤尤甚凡此數條皆沿新舊通志而誤者亦有沿通志不誤而究歸於大誤者如靈山一條正文在縣東十里小注引周地圖記云云此不誤者也忽於小注之末贅一按字直以塔子山爲靈山豈

不大誤乎哉又有沿舊志不沿新志而誤者祠廟中之三景祠舊志所載者誤新志辨之且三景係安岳人何以閩中爲之立祠此尤大可疑者乃新志旣辨其誤兼析其疑而府志錄舊志未錄新志也舍新志不錄則此疑不破此疑不破則此書中此事將長爲疑案矣夫三景祠之廢也久矣宋祠不爲不古旣已久廢自應入古蹟豈惟此祠凡他祠之久廢者俱應入焉應入不入而江岸之石犀道署中之十三樓一造於嘉慶十六年一造於道光元年反得目之爲古蹟人未古而蹟則已古此何說耶此其弊尙可言耶類而推之隨處皆病特閱者漫不經心故不覺耳閱人詩文其佳者歎賞之其或不佳則指摘之至於郡縣各志閱者不過信手一繙瞥眼徑過雖有疵類疇其覺之閱者漫不經心作者以爲人竟可欺益得以自恣自便此志之所以一誤再誤卒至於輾轉轉轆而莫可究詰也縷舉前人之失似乎吹毛索瘢顧志之爲書所以信今傳後非尋常著作可比旣不足以傳信而猶代爲之諱是真謂天下人可欺也奚可哉且夫藍本之不足恃猶其已然者耳至見在之人物事實抑有難焉者一書非一人所能成而局中之最重者則無過於採訪採訪不得其人

必至飾贗成真而蒙蔽之患生焉官師自有輿論士女則不然卽如旌獎節婦守節必在三十以前全節必在五十以後而有意欺謾則減其年於前增其年於後又如烈婦之以拒奸隕命者事屬共見其聞眾證確鑿此自在旌獎之列亦有形迹未彰先幾自盡者無可指實卽無由旌獎而情節既真要不得以貞烈予之然而曖昧難明固有以他故輕生亦或嫁名於狂且託辭於羞忿者矣功令於鄉賢祠外別建忠義孝悌祠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者無微不至第忠臣自無可假借而世之稱孝子者或不免過情之譽又自人物志中增西滙全集

卷四 書後

九

行誼一門而鄉里之饒於貲者以升斗之惠博好施之名於是燔契焚券告者且于于而來矣卽此數端採訪者非確有所見安保不爲人所愚甚或明知其不確而以夤緣請託之故不惜曲意徇之司其事者於何去取取之耶不無可疑去之耶恐因疑致枉參問旁人耶旁人非附和卽含糊夫以不肖疑人者斷非仁人君子之心顧理之所無恒爲事之所有一人有玷則全書皆穢夫亦安得不慎重出之而勢之所限明無可施此尤難之難者也余學殖素薄老益健忘徐遂雲明府邀至閭以此事見委心知其難勉而爲之局中所貯

通志府志外有李雪源先生所遺保寧府明志一冊前學博
毛君閻中志稿十卷竊謂志無定體要在義例謹嚴簡而能
覈因以數書爲藍本謹與局中諸君子悉心商榷於其踳駁
者正之蕪雜者削之疏略者補之至舊事新事之由採訪來
者則斟酌而存之不敢不耐煩不敢不入細所能爲者如是
而已夫府志通志之誤余得而議之至余之爲此其誤更不
知幾何後人慣議前人今日議人之人未必非後日見議於
人之人然何待後人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中之可議者
余固自知之耳後人如有續修請卽以此爲藍本亦復從而
西滙全集

卷四 書後

十

正之削之補之庶幾哉其無遺憾乎全書繕寫都畢遂雲明
府亦旣序其簡端併謂余不可不言因於目錄撮舉凡例不
覺放言及此下筆不能自已欲少節之而莫能節也老境頽
唐無復規檢覽者諒焉

唐無復規檢覽者諒焉
余於而志之至余之爲此其誤更不
知幾何後人慣議前人今日議人之人未必非後日見議於
人之人然何待後人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中之可議者
余固自知之耳後人如有續修請卽以此爲藍本亦復從而
西滙全集

書呂孝子傳後

呂孝子傳者林劉二君爲謙六先生作也余讀而竊有感焉
孝爲順德有奇而實庸者有庸而實奇者先生之孝則庸而
奇者矣古今之以孝著者大抵遭際不偶惟其境否故其身
厄而其名益彰然以至奇之行適得乎天理之至實人心之
最初非其庸焉者乎先生非有家庭之變也亦非處時勢之
艱也然而先生之事其母初不知上天下地之中更有何人
何事可以分其心者喜怒哀樂竝爲一念一日如是終身如
是非純孝而能然乎以人所自具之心盡人所當盡之職而

西滬全集

卷四書後

七

爲人人之所不能然則其至庸者非其至奇者乎天之生人
不可紀極約而計之處變者十之一處常者十之九使人之
處常者俱知有親俱如先生之事其親天下豈復有不孝之
人而無如其不能也方且以爲庸也而忽之此余之所以感
也余與先生冢子西邨孝廉善西邨確守先生之教績學能
文清修雪白附識之以見天之報孝子者至厚且深可爲世
之爲人子者風焉

呂孝子傳者林劉二君爲謙六先生作也余讀而竊有感焉

書強忠烈公遺蹟後

萼圃同年以先德忠烈公手蹟見示計家書一通李公盡節論一通李公事在嘉慶十四年又四年而公殉滑縣之難公爲

國捐軀其禍較李公爲酷其事之利害得失較李公爲大其名亦較李公爲尤著而其盡節則固見危投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地下與李公相見吾知必有相視而笑者竊謂言者心之聲公爲立論卽不啻公自言後日之變雖非公所能逆觀然其志之不可撓節之不可奪則固有素定者矣磊磊千餘言粹然一出於正要皆至性與熱血噴薄而出展卷莊誦如觀其振筆直書聲情俱厲竝令人想見公隻身殺賊時也

西滬全集

卷四

書後

三

書墓頤修禊圖後

余寓於眉者七年矣墓頤亦屢至焉然皆獨游也乙卯冬問
珊賢友以此卷屬題則去年三月三日與翰夫諸人同游而
翰夫圖之者嗟乎南北多故惟蜀中安堵如故此翰夫題之
頓首者也今年之於去年才六百餘日耳豈知邊警日聞已
不無內顧之憂耶人生浮脆罕能百年加以滄海橫流不獨
宴游不可多得卽朋儕之聚晤亦有不可必者焉因思古來
修禊之盛無過蘭亭其時會者二十有六人人各有詩逸少
序之孫興公更序其後興公有云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

西澗全集

卷四 書後

三

之跡明復陳矣與逸少俯仰之閒已爲陳跡語意大同一以
爲痛而一以爲悲誠哉其可痛也可悲也二十六人往矣而
其詩存其文存此圖之能存與否幸而存矣其存之久與不
久均不可得而知然而百年之後身且無有又何有於身後
之名所難者及時有以自樂而自樂者有以自得則尤難耳
問珊端居多暇但於爐香茗椀時一開函靜對便不啻昔游
再到則何地非墓頤又何日非上巳耶蘭亭詩中有一語焉
曰蕭蕭遺世難又有二語焉曰冥心真寄千載同歸余無以
贈問珊卽以贈之

書亦峯和尚五百阿羅漢畫冊後

亦峯和尚畫五百阿羅漢一頁一像約計二十冊既裝潢成卷屬余題其幀首竊謂佛法萬象皆空曾何有於一像又何有於一畫丈六之身或沙或土或木或石或銅或鐵甚至丹青水墨縮之於一紙一絹而謂佛菩薩之靈爽舉於是乎寄之其孰從而信之然而像教之設亘數千年不廢今試觀此冊一頁一像有莊嚴妙麗者有光怪瑰奇者其爲狀也各殊要無不毛髮生動奕奕有神靜對諦觀之餘令人心魂肅穆塵氛淨盡儻因是而發深省因是而生正慧其功效固有出西澗全集

卷四 書後

七

於言思擬議之外者抑尤有說焉羅漢一耳旣衍之爲十八更衍之爲五百豈惟五百直可行之以至於千萬億雖至於千萬億其爲羅漢一也則安知前此之羅漢非卽今日之我今日之我又安在非後來之羅漢耶亦觀其造詣何如耳師於此冊外竝畫西天東土各祖師像又寫華嚴經一部並誌之俾後之徵叢林梵典者有所考焉

呈請表章先儒從祀文廟文獻典卷五禮制典
竊以世之所以不敝者賴有聖人之道道之所以不墜者賴
有賢人之言言以明道使聖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
而其人之學以傳其人之名亦附之而益彰此先儒之從祀
所謂甚盛典也伏見我

皇上御極以來准各省督撫學臣及部臣之請在唐有若陸
贄在明有若呂坤黃道周劉宗周在
本朝有若湯斌陸隴其孫奇逢竝皆後先接武躋諸兩廡之
間以之崇德報功卽以之章志貞教

西滙全集 卷四 呈文

五

殊恩異數千載一時因思邑人來知德者前明嘉靖壬子科
舉人萬曆年閉經四川總督王象乾貴州巡撫郭子章合詞
交薦特授翰林院待詔其梗概載在明史儒林傳竝散見於
諸家記序而其爲學之根柢則畢萃於周易集註及所著日
錄等書崇禎十六年四川巡按劉之勃會同巡撫陳士奇合
詞具題請以從祀易名二事勅下部議爾時國事鼎沸旣未
及易名亦未獲從祀今幸遭逢

聖世重道崇儒所以發潛德之幽光者有加無已竊謂來知
德積實學於生前缺美報於身後得邀曠典必在斯時爲此

聯名具牘請以來知德從祀

文廟並將周易集註及日錄等書彙陳待核乞准申詳

查先儒來知德明時梁山縣人史載幼有至行有司舉爲孝童二親繼沒廬墓六年服除傷不及祿養終身布衣蔬食其學以致知爲本盡倫爲要所著有省覺錄省事錄諸書而周易集註一篇用功尤篤自言學莫邃於易初學之無所得覃思者數年至二十九年而後書成謹案歷代之祀於學宮者必其人勵志媵修有功名教始得厠宗廟之美富分俎豆之馨香先儒來知德學在躬行理由心悟所著周易集註深竭西瀨全集

卷四

呈文

共

探索之功特攄錯綜之妙其他著作亦皆力闢虛無務歸切實啟羣編之秘籥爲斯道之干城方之歷代諸賢罔不同符合契該儒沒後已於萬曆三十六年入祀鄉賢祠三十七年又仿照鄒智事例特建專祠褒旌之典雖隆祔饗之儀尙缺茲據合縣士民聯名具呈請以該儒從祀

文廟並以所著易註及日錄等書彙陳待核未敢壅於上聞理合具文詳請

一先儒來知德幼卽以孝童稱嘉靖壬子科舉於鄉屢躋南宮遂不復出惟以養親爲事隆慶三年丁父憂隆慶五年丁

母憂生盡其養沒盡其哀前後廬墓者六載其事伯兄曲盡
第道田宅恒推讓焉一切飲食杖履儀肅而情摯人皆化之
該儒內行醇備大節無虧文學可參游夏之班而行誼已在
曾閔之列史謂以致知爲本盡倫爲要者良非虛語

一先儒來知德著有周易集註一書易自王弼以後解者恒
言理而不言數亦不言象此書以易無定象不外於錯綜其
數一語卽於伏羲圓圖而得孔子之所謂錯於文王序卦而
得孔子之所謂綜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發前人所未發足
與程傳朱義相輔而行此書業已收入四庫全書恭讀

西滙全集

卷四

呈文

七

御纂周易折中亦多採其說該儒以二十九年之研究盡六
十四卦之變通精義析其毫芒正經資其羽翼洵儒林之盛
業爲聖道之功臣

一先儒來知德於易註外著有日錄十二卷其曰省覺錄者
以所知言之故曰覺其曰省事錄者以所行言之故曰事至
其所爲入聖工夫字義者則就眼前所爲性命心志等字梳
剔詳明使人了然於心得以有所致力故謂之入聖工夫此
外如理學辨疑以及心覺晦明解等篇統名之爲日錄其書
之成雖不及易註之精專要其本於格物歸於克己以理欲

公私之界爲作止語默之閑皆足以繼往開來發聳警贖
一先儒來知德嘉靖三十一年舉人至萬曆三十一年始授
翰林院待詔時年已七十有九雖登薦剡並荷榮施要未嘗
一日立朝故終身無事功可紀然該儒踐履既醇薰陶者廣
當日金山結廬虬溪築室禮俗因之一變訟獄於以寢衰迄
今二百餘年鄉號仁賢里名福德撫其片石奉以瓣香愾慕
者有之媿厲者有之是該儒雖無事功而其深入乎人心隱
持乎世運者亦未始非事功也悅周公仲尼之道未能或先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莫不興起確有徵驗合併聲明

西澗全集

卷四 呈文

六

代南部張生家屬告助啟

啟者南部張生翊垣貧士也丁酉鄉試力疾入闈旋咯血而卒其母青年守節今七十餘矣母老妻少子幼孤寡獨三者萃於一門加以飲冰茹蘖炊火常虛人世遭際之窮莫此為甚此雖漠不相關之人亦且聞而心惻况我輩耶擬集百餘金於本年鄉試後附寄渠家俾其母得終餘年其妻子亦得以自存而獨任則難合謀則易行乎心之所不忍視乎力之所能為或寡或多量為飲助固強之無容強而亦諉之無可諉者

西滬全集

卷四

啟

十九

其世雖窮不昧關人本且聞而心惻况我輩耶擬集百餘金於本年鄉試後附寄渠家俾其母得終餘年其妻子亦得以自存而獨任則難合謀則易行乎心之所不忍視乎力之所能為或寡或多量為飲助固強之無容強而亦諉之無可諉者

外南滬全集卷四告助啟

代原任山東觀城縣知縣林春田家屬告助啟

余既爲張生翊垣疏告同人代謀將伯之助乃復有異事而同情者則春田林君也林君名雲瀚高縣人癸酉科拔貢由教習籤發山東署觀城縣事不一年卒於官囊無餘貲同官斂金歸其櫬事在道光十一年今其家零落已甚幼子穉孫無以自存或曰張君貧士林君則通籍矣爲貧而仕安在仕而猶貧余謂如君之言必皆貪吏而後可且林君到官未久又安得不貧貧者士之常既仕還是秀才本色林君亦張生也特中間多一節春夢耳諸君可以爲張生謀卽可以爲林

西澗全集

卷四 啟

子

君謀一脈相關眾擎易舉有樂助者慎無異言

又文君不貧貧者士之常既仕還是秀才本色林君亦張生而餘貧余謂如君之言必皆貪吏而後可且林君到官未久無以自存或曰張君貧士林君則通籍矣爲貧而仕安在仕而猶貧余謂如君之言必皆貪吏而後可且林君到官未久又安得不貧貧者士之常既仕還是秀才本色林君亦張生也特中間多一節春夢耳諸君可以爲張生謀卽可以爲林君謀一脈相關眾擎易舉有樂助者慎無異言

代華陽巫孝子告助啟

啟者華陽縣秀才巫配春之子志修家貧親老以訓蒙爲業
本年七月十一日因其母久病不愈寸心迫切計無所出割
股和藥以進旋於十二日瘡重殞命其事不無可議然其情
則可哀可憫抑可敬已婦氏黃少年弱質一女才四歲一子
猶在乳抱渠爲孝子其婦必爲節婦第衣食艱難將來何以
存活倘不能全其性命或竝不能完其節操九泉之下遺憾
固深而我輩名教中人漠然無所動心亦未免不情之甚用
是敬告諸君量力仗助數不拘多少積少則可成多但得二
西滬全集 卷四 啟

三

百餘金安置妥處歲取什一之息俾孤寡衣食有資不至流
離失所既可堅未亡人之死靡他之心兼可以紓渠父母晚
年喪子之痛所費者微而所全者大胡不勉而行之互相勸
導庶幾有成萬勿以刻薄濟其慳吝妄肆譏評中沮旁撓以
致彼此牽掣相求相應幸甚幸甚

與藥以救誠於十二日瘡重殞命其事不無可議然其情

本年七月十一日因其母久病不愈寸心迫切計無所出割

股和藥以進旋於十二日瘡重殞命其事不無可議然其情

則可哀可憫抑可敬已婦氏黃少年弱質一女才四歲一子

九華圖經卷之四

代臨桂周孝廉告助啟

咸豐元年僕曾在閩中預修縣志志所載循吏多矣而數十年來循聲懋著者要以臨桂周君椿園爲最椿園於道光年間由灌縣調任閩中以耿介忤上官意解組歸里未幾卒於家去歲錦江書院有假他名應課者僕竊心賞其文迨執贄來謁刺書周益姓名詢其家世始知爲臨桂秀才卽椿園之次君也蓋自粵匪滋擾鄉邦不靖因與其兄奉母入蜀流寓成都堂上之晨羞夕膳與夫一家饗殮之計所賴者筆耕耳僕旣心賞其文又見其語言動作厚重質實喜循吏有此令

西滙全集

卷四 啟

三

子喜之甚遂不覺其譽之甚今春何賡卿侍郎張秋坪廉訪程雨琴觀察暨一時名公迭加賞識因助貲貢入成均俾應順天本科鄉試及十月而捷音至則已獲雋矣第作客已踰半載囊無餘貲計待明年試春官及至放榜時需費繁重而流離空乏兩地俱無從措辦其胞兄名永亟欲赴閩一呼將伯屬僕先以一言爲介竊思椿園君已作古人而遺愛所留至今邑人士猶稱道不衰一聞其次君新舉孝廉未有不轉相告語爲之色喜者然而錦城之生計維艱京邸之拮据尤甚繼聞其苦况若此又未有不惻然心動者恒人受人之惠

猶且急於圖報况生前神君奉之父母戴之顧於其子孫直
途人視之是豈復人情乎哉然則閭人於椿園君之子孫濟
其困以成其美固誼之所不容辭夫亦情之所不能已已者
矣抑尤有說焉邑人士慷慨仗助一甍其涸轍之窮在孝廉
昆仲固銘諸肺腑卽椿園君在天之靈潛孚默慰必且爲邑
人士造福於無形舉所爲雨暘水火盜賊隨在皆陰爲呵護
而有以辟除其不祥是何也生爲清白吏沒必爲明神邑人
士以食德者報德冥冥中卽以福善者獎善非私也氣與氣
相感召自然之應實必然之理也况人有同情一邑好義可
西滙全集

卷四 啟

三

以使他邑之聞風者嚮義竝可使世之爲長官者皆思以循
吏自効則此舉之有神於世道人心也又豈淺鮮耶爲所當
爲更勿觀望各助若干書之左方無任欣幸之至卽無任翹
跂之至

代羅文光父告助啟

啟者甲午科解元羅君文光秋闈仁試高標蕊榜之名春夢
易闌旋赴玉樓之召近聞其太翁年將周甲家鮮次丁栖身
則破屋三閤食力則荒畦半畝勞過緯蕭之輩夜夜灌園溷
於賣菜之傭朝朝趨市假使孝廉尙在何至困頓若斯顧乃
覓微利於蠅頭寄餘生於鴉髯窮而無告益以傷暮歲之心
死者有知定不瞑重泉之目在途人且交相太息豈我輩竟
置若罔聞用是敬告諸君代籌斯事體異苔同岑之義分千
林一葉之陰情無悶於戚疏卹之斯戚數不拘夫多寡積之
西滬全集

卷四 啟

十四

則多令其薄有家貲藉以稍寬身累但得弛於擔負豈復辱
在泥塗一脈相關做冉子之爲母請粟眾擎易舉非宰子之
從井救人老者安之先聖之陳言具在傷哉貧也仲氏之遺
憾可彌亟破慳囊竚蘇涸轍各以所注書之左方

復顧棣園太守書

流光不居瞬將匝月敬維撫序增綬政祉雙清定符私祝承
示來年草堂書院關聘業已交劉父臺送至敝寓弟於本年
關聘尙且推却又何有於來年然今日竟受之不辭者此中
蓋有別情焉前任張蓋臣太尊歿於任內旋難歸抑且渠
夫人孑然一身借寓府學署內而漢中適遭大劫家業蕩然
親丁亦不知存否既已永無歸期更無所謂宦囊勢必日食
不給作官一場乃竟如此下場念之使人心惻因思書院歲
脩係潼八屬所攢湊者與其以此項供有名無實之山長何

西滬全集

卷四書

書

如以此項移贈張太太聊備一歲之需使異地孀閨不至於
無可控告且以潼八屬之公項爲舊太守恤養甦困當亦人
心所共願者因是第擬將來年關書託府縣學師交張太太
收存計銀二百四十兩三季各支銀八十兩並緘致劉父臺
懇其屆期代爲支領送交老公祖仁心爲質既念同官爲僚
之誼竝俯鑒第區區之心亦當不以爲市惠沾名耳

致朱石橋都轉書

前此幸接光儀飭領高論直舉生平鄙吝豁然頓除固不待
惠及盤餐始云飽德也自顧殘年衰朽抑且身如飄蓬竊以
不常聚晤爲恨匆匆一別倏忽月餘閣邸抄敬知新承

寵命特簡浙江鹽運使從此建臬開藩直指顧閩事第浙省
大半淪陷寶眷已自來川單騎之官正復不易可到可不到
抑或別有調停局外人無從揣度殊未免耿耿耳弟未出省
垣病已著體及到潼川每飯僅能一二盞精神乃益頽唐兼
之儼邑被賊蹂躪老屋又爲兵勇所毀一自得此惡耗胸次

西滙全集

卷四

書

美

結轡有如瘡塊屬題戎馬省親圖艱於擗管構思自必有以
報命然尙須少緩耳

此近眼昏隔外氣及人難辨... 大半命削寶眷已自來川單騎之官正復不易可到可不到
寵命特簡寶眷已自來川單騎之官正復不易可到可不到
不常聚晤爲恨匆匆一別倏忽月餘閣邸抄敬知新承
惠及盤餐始云飽德也自顧殘年衰朽抑且身如飄蓬竊以
前此幸接光儀飭領高論直舉生平鄙吝豁然頓除固不待

致劉霞仙方伯書

昨入省垣備叨雅愛瀕行復承台旌枉顧竝惠食物等件別後卽擬肅函申謝緣日在病中精神衰憊是以有所未遑嗣閱邸抄得知

寵命特頒實授川省藩司仍未卽行展賀敬維閣下簡在帝心今日之超擢直是意中事卽轉瞬開府建牙亦是意中事喜不一喜賀不勝賀也頃復聞楚軍抵川後軍威大振長毛賊潰而思遁而滇匪之所謂短搭搭者亦日見窮蹙妖氛之淨直在指顧闕生民之禍烈矣一旦出水火而登衽席

西滙全集

卷四書

七

喜可知也生民之喜皆閣下之喜也惟帑藏久虛未免大費運籌昔人言不遇盤根錯節焉別利器天時人事之交迫正大任之所由降爲閣下道喜先不能不爲閣下道勞耳弟老病凌兢不惟毫無善狀亦覺毫無生趣潦倒流塵不得爲世外人究不夙爲世上人叨愛故質言之

拙修銘

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坡公語也余揭拙修二字於壁並
爲之銘銘曰

默足容約鮮失拙而安修之吉

西澗全集

卷四 銘

五

燭泉容際輪尖掛而安修之吉

爲之銘銘曰

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坡公語也余揭拙修二字於壁並

拙修銘

古石銘

穀梁氏謂石無知左氏謂石不能言無知也不能言也此石之所以爲石也室中一床一几几上古石數段蕭然兀對使人之意也消石乎石乎吾師乎銘曰

慧不如拙諍不如默而後乃今於石比德

08351

